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史卷七六

詳校官編修_臣裴謙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_臣王友亮

謄錄監生_臣孫鶴年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六

唐

李

延

壽

撰

齊本紀上第六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渤海脩人也
六世祖隱晉玄菟太守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三世仕
慕容氏及慕容寶敗國亂湖率衆歸魏為右將軍湖生
四子第三子謚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懷朔鎮謚

生皇考樹生性通率不事家業住居白道南數有赤光
紫氣之異隣人以為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
吉居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韓氏殂養於同產姊婿
鎮獄尉景家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
長而深沉有大度輕財重士為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長
頭高權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家貧及娉武明皇后始
有馬得給鎮為隊主鎮將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
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為託及貴追贈長司

空擢其子寧而用之神武自隊主轉為函使嘗乘驛過
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絕若有神應者每行
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履衆星而行覺而內喜
為函使六年每至洛陽給令史麻祥使祥嘗以肉啗神
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為慢已笞神武四十
及自洛陽還傾產以結客親故怪問之荅曰吾至洛陽
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
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

下之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
山人賈顯智為奔走之友懷朔戶曹史孫騰外兵史侯
景亦相友結劉貴常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尉景蔡儁子
如賈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迴澤
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神
武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乃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
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甕中
酒烹羊以待客因自言善暗相徧捫諸人言皆貴而指

麾俱由神武又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飲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孝昌元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神武乃與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儁圖之不果而逃為其騎所追文襄及魏永熙后皆幼武明后於牛上抱負之文襄屢落牛神武彎弓將射之以決去后呼榮求救賴榮遽下取之以免遂奔葛榮又亡歸尔朱榮於秀容先是劉貴事榮甚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

故未之奇也貴乃為神武更衣復求見焉因隨榮之殿
殿有惡馬榮命剪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剪竟不蹄齧
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於牀下屏
左右而訪時事神武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為羣將
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愚弱太
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
鄭儼徐紇而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
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後從

榮徙據并州抵揚州邑人龐蒼鷹止團焦中每從外歸
主人遙聞行響動地蒼鷹母數見團焦上赤氣赫然屬
天又蒼鷹嘗夜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觸王言
訖不見始以為異密覘之唯見赤蛇蟠牀上乃益驚異
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母求以神武為義子及得
志以其宅為第號為南宅雖門巷深廣堂宇崇麗其本
所住團焦以石堊塗之留而不毀至文宣時遂為宮既
而榮以神武為親信都督于時魏明帝銜鄭儼徐紇逼

靈太后未敢制私使榮舉兵內向榮以神武為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詔傳之及帝暴崩榮遂入洛因將篡位神武諫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孝莊帝立以定榮勲封銅鞮伯及尔朱榮擊葛榮令神武喻下賊別稱王者七人後與行臺于暉破羊侃于太山尋與元天穆破邢杲于濟南累遷第三鎮人酋長嘗在榮帳內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尔朱兆榮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眾者唯賀六渾耳因誠

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為其子穿鼻乃以神武為晉州刺史於是大聚斂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時州庫角無故自鳴神武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及介朱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長史孫騰辭以絳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騰復命神武曰兆舉兵犯上此大賊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執莊帝以止神武聞之大驚又使孫騰偽賀兆因密覘孝莊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

天子以受惡名於海內兆不納殺帝而與余朱世隆等
立長廣王曄改元建明封神武為平陽郡公及費也頭
紇豆陵步藩入秀容逼晉陽兆徵神武神武將往賀拔
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神武乃往逗留辭以河無橋不
得渡步藩軍盛兆敗走初孝莊之誅余朱榮知其黨必
有逆謀乃密勅步藩令襲其後步藩既敗兆等以兵勢
日盛兆又請救於神武神武內圖兆復慮步藩後之難
除乃與兆悉力破之藩死深德神武誓為兄弟時世隆

度律彥伯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
郡各擁兵為暴天下苦之葛榮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
萬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
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神武神武曰六鎮反殘不可
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私使統焉若有犯者罪其帥則
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神武神
武拳毆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
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罔上請殺之

兆以神武為誠遂以委焉神武以兆醉恐醒後或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有款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子願廁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嘗於并州市搯殺人者乃署為親信兵士素惡兆而樂神武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早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汚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

懷異望況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將不可為兆曰香火重
誓何所慮邪紹宗曰親兄弟尚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
右已受神武金因譖紹宗與神武舊隙兆乃禁紹宗而
催神武發神武乃自晉陽出湓口路逢介朱榮妻鄉郡
長公主自洛陽來馬三百疋盡奪易之兆聞乃釋紹宗
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物也於是自追神武至襄垣
會漳水暴長橋壞神武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
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自來賜追今渡河而死

不辭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渡與神武坐幕
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神武斫已神武大哭曰自天柱
薨背賀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今旁
人構間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於地遂刑白
馬而盟誓為兄弟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神武
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饑馬瘦不可
相支若英雄崛起則為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勁捷
而兇狡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又召神武神武將

上馬詣之孫騰牽衣乃止隔水肆罵馳還晉陽兆心腹
念賢領降戶家累別為營神武偽與之善觀其佩刀因
取之以殺其從者盡散於是士衆咸悅倍願附從初魏
真君中內學者奏言上黨有天子氣云在壺關大王山
武帝於是南巡以厭當之累石為三封斬其北鳳皇山
以毀其形後上黨人居晉陽者號上黨坊神武寔居之
及是行舍大王山六旬而進將出滏口倍加約束纖毫
之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神武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

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遂前行屯鄴北求糧於
相州刺史劉誕誕不供有軍營租米神武自取之魏普
泰元年二月神武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
據冀州是月尒朱度律廢元曄而立卽閔帝欲羈縻神
武三月乃白節閔帝封神武為渤海王徵使入覲神武
辭四月癸巳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酋長龐蒼
鷹自太原來奔神武以為行臺郎尋以為安州刺史神
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兵侵掠百姓歸心乃詐為書

言余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衆皆愁又為并
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偽請留
五日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號慟哭聲
動地神武乃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
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
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
為主衆願奉神武神武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
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為主當與前異不得

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為取笑
天下衆皆頓顙死生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椎牛
饗士喻以討尔朱兆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普天
幸甚神武曰討賊大順也拯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死
繼之何敢讓焉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尚未顯背尔朱
氏及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尔朱羽生首來謁神武
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為殷州刺史是歲兵威
既振乃抗表罪狀尔朱氏世隆等祕表不通八月尔朱

兆攻陷殷州李元忠來奔孫騰以為朝廷隔絕不權立
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渤海太
守朗為皇帝年號中興是為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晉
陽尔朱兆會之神武用竇泰策縱反間度律仲遠不戰
而還神武乃敗兆於廣阿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
嬰城固守神武起土山為地道往往建大柱一時焚之
城陷入地麻祥時為湯陰令神武呼之曰麻都祥慚而逃
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鄴城據之廢帝進神武大丞

相柱國大將軍太師是時青州建義大都督崔靈珍大都督耿翔皆遣使歸附行汾州事劉貴棄城來降閏三月尔朱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衆號二十萬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為大行臺總督焉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為圓陣連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為死志四面赴擊之余朱兆責神武以背已神武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

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讐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耶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大敗之尔朱兆對慕容紹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此將輕走紹宗反旗鳴角收聚散卒成軍容而西上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崗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袖斛斯椿倍道先據河橋初普泰元年十月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聚於觜參色甚明太史占曰當有王者興

是時神武起於信都至是而破兆等四月斛斯椿執天
光度律以送洛陽長孫承業遣都督賈顯智張歡入洛
陽執世隆彥伯斬之兆奔并州仲遠奔梁州遂死焉時
凶蠹既除朝廷慶悅初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夜中
忽被數騎將踰城至一大將軍前勅紹為軍導向鄴云
佐受命者除殘賊紹回視之兵不測整疾無聲將至鄴
乃放馬及戰之日介朱氏軍人見陣外士馬四合蓋神
助也既而神武至洛陽廢節閔及中興主而立孝武孝

武既即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
刺史增封并前十五萬戶神武辭天柱減戶五萬壬辰
還鄴魏帝餞於乾脯山執手而別七月壬寅神武帥師
北伐尒朱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
往事尒朱普皆反噬今在京師寵任必構禍隙神武深
以為然乃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湓口入尒朱
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州平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建
大丞相府而定居焉尒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

寇抄神武揚聲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
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
神武以大軍繼之

二年正月竇泰奄至介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
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兆自縊神武親臨厚葬之慕
容紹宗以介朱榮妻子及餘衆自保焉突城降神武以
義故待之甚厚神武之入洛也介朱仲遠部下都督橋
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助亂且數反覆皆斬

之斛斯椿由是內不自安乃與南陽王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祿王思政構神武於魏帝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勅大不敬故魏帝心貳於賀拔岳初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二拔謂拓拔賀拔言俱將衰敗之兆時司空高乾密啓神武言魏帝之貳神武封呈魏帝殺之又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勅長樂太守龐蒼鷹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稍刺柱伏壯士執紹業於路得勅書

於袍領遂來奔神武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遽使以白武幡勞其家屬時乾次第慎在光州為政嚴猛又縱部下取納魏帝使伐之慎聞難將奔梁其屬曰公家勲重必不兄弟相及乃弊衣推鹿車歸渤海逢使者亦來奔於是魏帝與神武隙矣阿至羅虜正光以前常稱藩自魏朝多事皆叛神武遣使招納便附欵先是詔以寇賊平罷行臺至是以殊俗歸降復授神武大行臺隨機處分神武賚其粟帛議者以為徒費無益神武不從

撫慰如初其酋帥吐陳等感恩皆從指麾救曹泥取万俟受洛干大收其用河西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居苦池河恃險擁衆神武遣長史侯景屢招不從

天平元年正月壬辰神武西伐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於河西滅之遷其部落於河東二月永寧寺九層浮屠災既而有人從東萊至云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中俄而霧起乃滅說者以為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飛入東海渤海應矣魏帝既有異圖時侍中封隆之與

孫騰私言隆之喪妻魏帝欲妻以從妹騰亦未之信心
害隆之泄其言於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仗入
省擅殺御史並亡來奔稱魏帝過舍人梁續於前光祿
少卿元子幹攘臂擊之謂騰曰語爾高王元家兒拳正
如此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魏帝於是以斛斯椿兼領
軍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鷲在徐州神
武使邸珍奪其管籥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
神武同義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中尉綦

雋察雋罪以開府賈顯智為濟州雋拒之魏帝逾怒五
月下詔云將征句吳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
月丁巳密詔神武曰宇文黑獺自平破秦隴多求非分
脫有變非常事資經略但表啓未全背戾進討事涉忽
忽遂召羣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外戒嚴一則
防黑獺不虞二則可威吳楚時魏帝將伐神武神武部
署將帥慮疑故有此詔神武乃表曰荊州綰接蠻左密
過畿服關隴恃遠將有逆圖臣今潛勒兵馬三萬擬從

河東而渡又遣恒州刺史庫狄干瀛州刺史郭瓊汾州
刺史斛律金前武衛大將軍彭樂擬兵四萬從其來違
津渡遣領軍將軍婁昭相州刺史竇泰前瀛州刺史堯
雄并州刺史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荊州遣冀州刺史
尉景前冀州刺史高敖曹濟州刺史蔡儁前侍中封隆
之擬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勒所部伏
聽處分魏帝知覺其變乃出神武表命羣官議之欲止
神武諸軍神武乃集在并僚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

以信誓自明忠款曰臣為嬖佞所間陛下一旦賜疑令
猖狂之罪余朱時計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使
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
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幸未帝復錄在京文武議意以
答神武使舍人溫子昇草勅子昇逡巡未敢作帝據胡
牀拔劍作色子昇乃為勅曰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
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閒貳近孫騰倉卒向
彼致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慕容具申朕懷

今得王啓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遇
王武略不勞尺刃坐為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
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
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慮宇文為亂賀拔勝應之故
纂嚴欲與王俱為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為
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為國立功念無可責君
若欲分討何以為辭東南不賓為日已久先朝已來置
之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

知佞人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聞庫狄干語王
云本欲取懦弱者為主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
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
王間勲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
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怪王騰既為禍始曾無愧懼王若
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進
或欲南渡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
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

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脫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為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為王殺幽辱壅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既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既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拊膺不覺歔歔初神武自京師將北以為洛陽久經喪亂王

氣哀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狹不如鄴請遷都魏帝
曰高祖定鼎河洛為永永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
王既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神武奉詔至是復謀焉
遣兵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虜船不聽
向洛諸州和糴粟運入鄴城魏帝又勅神武曰王若厭
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戎送相
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令蔡儁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散
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

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
指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為
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為山止簣
相為惜之魏帝時以任祥為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祥
棄官走至河北據郡待神武魏帝乃勅文武官北來者
任去留下詔罪狀神武為北伐經營神武亦勒兵宣告
曰孤遇尔朱擅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
橫為斛斯椿讒構以誠節為逆首昔趙鞅興晉陽之甲

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為前鋒曰若
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司馬子如荅神武曰本欲立
小者正為此耳魏帝徵兵關右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遣
大行臺長孫承業大都督潁川王斌之斛斯椿共鎮武
牢汝陽王暹鎮石濟行臺長孫子彥帥前恒農太守元
洪略鎮陝賈顯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壽伐蔡儁神武
使竇泰與左箱大都督莫多婁貸文逆顯智韓賢逆暹
元壽軍降泰貸文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引

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魏帝遣大都督侯幾
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死之七月魏帝躬
率大衆屯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魏
帝不報神武乃引軍度河魏帝問計於羣臣或云南依
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斌
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徑還紹帝云神武兵
至即日魏帝遜於長安己酉神武入洛停於永寧寺八
月甲寅召集百官謂曰為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

爭出不陪隨緩則耽寵爭榮急便寵失臣節安在遂收
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尚書左僕射辛雄兼吏部
尚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蕳兼度支尚書楊機散騎常
侍元士弼並殺之誅其貳也士弼籍沒家口神武以萬
機不可曠廢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亶為大司馬居尚
書下舍而承制決事焉王稱警蹕神武醜之神武尋至
弘農遂西剋潼關執毛洪賓進軍長城龍門都督薛崇
禮降神武退舍河東命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

都督庫狄溫守封陵於蒲津西岸築城守華州以薛紹
宗為刺史高昂行豫州事神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
啓魏帝皆不答九月庚寅神武還至洛陽乃遣僧道榮
奉表關中又不答乃集百寮沙門耆老議所推立以為
自孝昌哀亂國統中絕神主靡依昭穆失序永安以孝
文為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
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無父
苟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為孝靜帝魏於是始分

為二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
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依議遷鄴護軍祖瑩贊
馬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洛
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童
謠曰可怜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
子好事者竊言雀子謂魏帝清河王鸚鵡謂神武也初
孝昌中山胡劉蠡升自稱天子年號神嘉居雲陽谷西
土歲被其寇謂之胡荒

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擁衆內屬神武
迎納之壬戌神武襲擊劉螽升大破之己巳魏帝褒詔
以神武為相國假黃鉞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神武固辭
二月神武欲以女妻螽升太子候其不設備辛酉潛師
襲之其北部王斬螽升首以送其衆復立其子南海王
神武進擊之又獲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
公卿已下四百餘人胡魏五萬戶壬申神武朝于鄴四
月神武請給遷人廩各有差九月甲寅神武以州郡縣

官多非法請出使問人疾苦

三年正月甲子神武帥庫狄干等萬騎襲西魏夏州身
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稍為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費也
頭賀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以鎮守遷其部
落五千戶以歸西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壻涼州刺史
劉豐遣使請內屬周文圍泥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神
武命阿至羅發騎三萬徑度靈州繞出西軍後獲馬五
十匹西師乃退神武率騎迎泥豐生拔其遺戶五千以

歸復泥官爵魏帝詔加神武九錫固讓乃止二月神武
令阿至羅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神武以
衆應之六月甲午普撥與其子太宰受洛干幽州刺史
叱于寶樂右衛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三百餘人擁部
來降八月丁亥神武請均斗尺班於天下九月辛亥汾
州胡王迢觸曹貳龍聚衆反署立百官年號平都神武
討平之十二月丁丑神武自晉陽西討遣兼僕射行臺
汝陽王暹司徒高昂等趣上洛大都督竇泰入自潼關

四年正月癸丑竇泰軍敗自殺神武軍次蒲津以永薄
不得赴救乃班師高昂攻剋上洛二月乙酉神武以并
肆汾建晉東雍南汾秦陝九州霜旱人饑流散請所在
開倉振給六月壬申神武如天池獲瑞石隱起成文曰
六王三川十一月壬辰神武西討自蒲津濟衆二十萬
周文軍於沙苑神武以地扼少却西人鼓噪而進軍大
亂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跨橐駝候船以歸

元象元年三月辛酉神武固請解丞相魏帝許之四月

庚寅神武朝于鄴壬辰還晉陽請開酒禁并振恤宿衛
武官七月壬午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圍西魏將獨孤信
於金墉西魏帝及周文竝來赴救大都督庫狄干帥諸
將前驅神武總衆繼進八月辛卯戰於河陰大破西魏
軍俘獲數萬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宗顯死之西師之
敗獨孤信先入關周文留其都督長孫子彥守金墉遂
燒營以遁神武遣兵追奔至崞不及而還初神武知西
師來侵自晉陽率衆馳赴至孟津未濟而軍有勝負既

而神武渡河子彥亦棄城走神武遂毀金墉而還十一月庚午神武朝於京師十二月壬辰還晉陽

興和元年七月丁丑魏帝進神武為相國錄尚書事固讓乃止十一月乙丑神武以新宮成朝於鄴魏帝與神武讌射神武降階下稱賀又辭渤海王及都督中外諸軍事詔不許十二月戊戌神武還晉陽

二年十二月阿至羅別部遣使請降神武率衆迎之出武州塞不見大獵而還

三年五月神武巡北境使使與蠕蠕通和

四年五月辛巳神武朝于鄴請令百官每月面敷政事
明揚仄陋納諫屏邪親理獄訟褒黜勤怠牧守有僇節
級相坐椒掖之內進御以序後園鷹犬悉皆棄之六月
甲辰神武還晉陽九月神武西征十月己亥圍西魏儀
同三司王思政於玉壁城欲以致敵西師不敢出十一
月癸未神武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師

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三

月壬辰周文率衆援高慎圍河橋南城戊申神武大敗之於芒山禽西魏督將以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是時軍士有盜殺驢者軍令應死神武弗殺將至并州決之明日復戰奔西軍告神武所在西師盡銳來攻衆潰神武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神武與蒼頭馮文洛扶上俱走從者步騎六七人追騎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去矣興慶腰邊百箭足殺百人神武勉之曰事濟以爾為懷州若死則用爾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許之興

慶鬪矢盡而死西魏太師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河
州刺史劉洪徽射中其二勝稍將中神武段孝先橫射
勝馬殪遂免豫洛二州平神武使劉豐追奔狗地至恒
農而還七月神武貽周文書責以殺孝武之罪八月辛
未魏帝詔神武為相國錄尚書事大行臺餘如故固辭
乃止是月神武命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
土隆四十日罷十二月己卯神武朝於京師庚辰還晉
陽

二年三月癸巳神武巡行冀定二州因朝京師以冬春亢旱請蠲縣責振窮乏宥死罪以下又請授老人板職各有差四月景辰神武還晉陽十一月神武討山胡破平之俘獲一萬餘戶分配諸州

三年正月甲午開府儀同三司朱文暢開府司馬任胄都督鄭仲禮中府主簿李世林前開府參軍房子遠等謀賊神武因十五日夜打簇懷刃而入其黨薛季孝以告竝伏誅丁未神武請於并州置晉陽宮以處配口

三月乙未神武朝鄴景午還晉陽十月丁卯神武上言
幽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請於險要脩立城戍以防之
躬自臨履莫不嚴固乙未神武請釋芒山俘桎梏配以
人間寡婦

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將
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為客
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神武不從自東西魏構
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螳陣鬪占者以為黃者東魏戎衣

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是時黃螳盡死
九月神武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韋
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兀盜射之每中其目
用李業興孤虛術萃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
又於東面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無水汲於汾神武
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死
者七萬人聚為一冢有星墜於神武營衆驢竝鳴士皆
驚懼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興疾班師庚戌遣太原公

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至晉陽有惡鳥集於亭樹世子使斛律光射殺之己卯神武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事魏帝優詔許焉是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聞之乃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侯景素輕世子嘗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異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世子為神武書召景景先與神武約得書書背微點乃來書至無點景不至又聞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武謂世子

曰我雖疾爾面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未對又問曰豈
非憂侯景叛邪曰然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
有飛揚跋扈志顧我能養豈為汝駕御也今四方未定
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竝性道
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
賀拔焉過兒樸實無罪過潘相樂今本作道人心和厚
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惜之彭相樂心腹難
得宜防護之少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

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略

五年正月朔日蝕神武曰日蝕其為我邪死亦何恨景
午陳啓於魏帝是日崩於晉陽時年五十二祕不發喪
六月壬午魏帝於東堂舉哀三日制總哀詔凶禮依漢
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
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綬輜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
鼓吹輕車介士兼備九錫殊禮謚獻武王八月甲申葬
於鄴西北漳水之西魏帝臨送於紫陌天保初追崇為

獻武帝廟號太祖陵曰義平天統元年改謚神武皇帝
廟號高祖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
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
有預之經馭軍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
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勲舊性周給每有文教
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授任在於得才
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廝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
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

儉素刀劔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
三爵居家如官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
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禽竝蒙恩置之第館教
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
故遐邇歸心皆思效力至南和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
阿至羅咸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略遠矣

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也母曰婁太后
生而岐嶷神武異之魏中興元年立為渤海王世子就

杜詢講學敏悟過人詢甚歎服二年加侍中開府儀同
三司尚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時年十二神情雋爽便
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
國籌策皆預之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并
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時人
雖聞器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嚴明事無疑滯於是
朝野振肅元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
常以年勞為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

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薦擢
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為賓客每山園游宴
必見招攜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為娛適興和二年
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尚書自正光已後天下
多事在任羣官廉潔者寡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為御
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捨於是風俗更始私枉路絕
乃勝於街衢具論經國政術仍開直言之路有論事上
書苦言切至者皆優容之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

不豫班師文襄馳赴軍所侍衛還晉陽五年正月景午
神武崩祕不發喪辛亥司徒侯景據河南反潁州刺史
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潁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
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等遣司空韓軌率衆討之四月
壬申文襄朝于鄴六月己巳韓軌等自潁州班師丁丑
文襄還晉陽乃發喪告喻文武陳神武遺志七月戊戌
魏帝詔以文襄為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
書事大行臺渤海王文襄啓辭位願停王爵壬寅魏帝

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喻八月戊辰文襄啓
申神武遺令請減國邑分封將督各有差辛未朝于鄴
固辭丞相魏帝詔曰既朝野攸馮安危所繫不得令遂
本懷須有權奪可復前大將軍餘如故壬辰尚書祠部
郎中元瑾梁降人苟濟長秋卿劉思逸及淮南王宣洪
華山王大器濟北王徽等謀害文襄事發伏誅九月己
亥文襄請舊勲灼然未蒙齒錄者悉求班賞朝士名行
有聞或以年耆疾滿告謝者准其本秩授以州郡不得

莅事聽蔭子孫自天平元以來遇事亡官者聽復本
資豪貴之家不得占護山澤其第宇車服婚姻送葬奢
僭無限者並令禁斷從太昌元以來將帥有殊功異
效者其子弟年十歲以上請聽依第出身其兵士從征
身殞陣場者蠲其家租課若有藏器避世者以禮招致
隨才擢叙罷營構之官在朝百司怠惰不勤有所曠廢
者免所居官若清幹克濟皎然可知者即宜超叙不拘
常式辛丑文襄還晉陽武定六年正月己未文襄朝于

鄴二月己卯梁遣使慰文襄并請通和文襄許其和而
不答書侯景之叛也南充州刺史石長宣頗相影響諸
州刺史守令佐史多被誣誤景破後悉被禽獲尚書咸
處極刑文襄並請減降於是斬長宣其餘竝從寬宥三
月戊申文襄請朝臣及牧守令長各舉賢良及驍武膽
略堪守邊城者務在得才不拘職素其稱事六品散官
五品以上朝廷所悉不在舉限其稱事七品散官六品
以下并及州郡縣雜白身不限在官解職竝任舉之隨

才進擢辛亥文襄南臨黎陽濟於武牢自洛陽從太行而反晉陽於路遺書朝士以相戒厲於是朝野承風莫不震肅六月文襄巡北邊城戍振賜各有差七月乙卯文襄朝于鄴八月庚寅還晉陽使大行臺慕容紹宗與太尉高岳大都督劉豐討王思政於潁川先是文襄遣行臺尚書辛術率諸將略江淮之北至是凡所獲二十三州七年四月甲辰魏帝進文襄位相國封齊王綠綬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食冀州之渤海長樂

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五萬戶使持節都督
中外諸軍事錄尚書大行臺竝如故丁未文襄入朝固
讓魏帝不許五月戊寅文襄帥師自鄴赴潁川六月景
申克潁川禽西魏大將軍王思政以忠於所事釋而待
之七月文襄朝于鄴請魏帝立皇太子復辭爵位殊禮
未報八月辛卯遇盜而崩初梁將蘭欽子京見虜文襄
以配厨欽求贖之不許京再訴文襄使監厨蒼頭薛豐
洛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時文襄

將受魏禪與陳元康崔季舒屏左右謀于北城東柏堂
太史啓言宰輔星甚微變不一月時京將進食文襄却
之謂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又曰急殺却京聞之寘刀
於盤下冒言進食文襄見之怒曰我未索食何遽來京
揮刀曰欲殺汝文襄自投傷足入牀下賊黨至去牀因
見弑時年二十九祕不發喪明年正月辛酉魏帝舉哀
於太極東堂詔贈物八萬段凶事依漢大將軍霍光東
平王蒼故事贈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

齊王璽紱輜輶車黃屋左纛後部羽葆鼓吹輕車介士
備九錫禮謚曰文襄王二月甲申葬於義平陵之北天
保初追尊曰文襄皇帝廟號世宗陵曰峻成文襄美姿
容善言笑談謔之際從容弘雅性聰警多籌策當朝作
相聽斷如流愛士好賢待之以禮有神武之風焉然少
壯氣猛嚴峻刑法高慎西叛侯景南讎非直本懷狼戾
無亦有懼威略情欲奢淫動乖制度嘗於宮西造宅牆
院高廣聽事宏壯亞太極殿神武入朝責之乃止

論曰昔魏氏失馭中原蕩析齊神武爰從晉部大號冀
方屢戰而剪凶徒一麾以清京洛尊主匡國功濟天下
既而魏武帝規避權逼歷數既盡適所以速關河之分
焉文襄嗣膺霸道威略昭著內除姦逆外拓淮夷擯斥
貪殘存情人物而志在峻法急於御下於前王之德有
所未同蓋天意人心好生惡殺雖吉凶報應未皆影響
總而論之積善多慶然文襄之禍生所忽蓋有由焉

北史卷六

北史卷六考證

齊高祖神武皇帝紀謚生皇考樹生○魏書同齊書無生字誤

長頭高權齒白如玉○權齊書作顴

爾非其匹終當為其子穿鼻○監本爾訛尔匹訛正今俱改正又隋書無其字

乃署為親信○齊書親信下有都督二字

若英雄屈起○屈一本作崛

隔水肆罵馳還晉陽○齊書隔水上有兆字謂尔朱兆也

觀其佩刀因取之以殺其從者盡散○齊書從者下尚有從者二字

不用公言以此○齊書作不用公言以至于此語意較足

神武揣其歲首當宴會○當監本訛賞今改正

魏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侯監本訛侯今改正

神武使劉豐追奔狗地至恒農而還○狗齊書作拓
使斛律金敕勒歌神武自和之○敕勒歌上齊書有作
字

顧我能養豈為汝駕御也○養字上齊書有蓄字

彭相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齊書無相字殆因上有
潘相樂而訛也

世宗文襄皇帝紀齊王璽綬輜輶車○輜監本訛緼今
改正

史臣論天意人心好生惡殺○生監本訛主今改從南

本

北史卷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七

唐

李

延

壽

撰

齊本紀中第七

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神武第二子文襄之母弟也武明太后初孕帝每夜有赤光照室太后私怪之及產命之曰侯尼于鮮卑言有相子也以生於晉陽一名晉陽樂時神武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

生始數月尚未能言欬然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不敢言及長黑色大頰兌下鱗身重蹠瞻視審定不好戲弄深沉有大度晉陽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為阿秃師太后見諸子焉歷問祿位至帝再三舉手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者異之神武嘗從諸子過鳳陽門有龍在上唯神武與帝見之內雖明敏貌若不足文襄每嗤之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神武以帝貌陋神彩不甚發揚曾問以時事帝畧有所辨儻語一事

必得事衷又嘗令諸子各使理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
亂者須斬神武以為然又各配兵四出而使彭樂率甲
騎偽攻之文襄等怖撓帝勒衆與彭樂相格樂免胄言
情猶禽之以獻由是神武稱異之謂長史薛琚曰此兒
意識過吾琚亦私怪之幼時師事范陽盧景裕默識過
人未嘗有所自明景裕不能測也天平二年封太原郡
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後從文襄行過遼陽山獨見天門
開餘無人見者武定五年神武崩猶祕凶事衆情疑駭

帝雖內嬰巨痛外若平常人情頗安魏帝授帝尚書令中書監京畿大都督七年八月文襄遇賊帝在城東雙堂事出倉卒內外震駭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嚮斬羣賊而漆其首祕不發喪徐言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當時內外莫不驚異乃諷魏朝立皇太子因以大赦乃赴晉陽總庶政帝內雖明察外若不了老臣宿將皆輕帝於是帝推誠接下務從寬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羣情始服八年正月辛酉魏帝為文襄舉哀於東

堂戊辰詔進帝位使持節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
事大行臺齊郡王食邑一萬戶三月庚申又進封齊王
食冀州之勃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
萬戶帝自居晉陽寢室每夜有光如晝既為王夢人以
筆點已額旦日以語館客王曇首曰吾其退乎曇首拜
賀曰王上加點為主當進也五月辛亥帝如鄴光州獲
九尾狐以獻甲寅魏帝遣兼太尉彭城王韶司空潘相
樂奉冊進帝位相國總百揆以冀州之勃海長樂安德

武邑瀛州之河間高陽章武定州之中山常山博陵十
郡邑二十萬戶加九錫殊禮齊王如故景辰魏帝遜位
別宮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雋奉冊禪位
致璽書於帝并奉皇帝璽綬禪代之禮一依唐虞漢魏
故事帝累表固辭詔不許於是尚書令高隆之率百寮
勸進天保元年夏五月戊午皇帝即位於南郊升壇柴
燎告天是日鄴下獲赤雀獻于郊所事畢還宮御太極
前殿大赦改元百官進兩大階六州緣邊職人三大階

自魏孝莊已後百官絕祿至是復給焉己未詔封魏帝
為中山王追尊皇祖文穆王為文穆皇帝皇祖妣為文
穆皇后皇考獻武王為獻武皇帝皇兄文襄王為文襄
皇帝命有司議祖宗以聞辛酉尊王太后為皇太后乙
酉降魏朝封爵各有差其信都從義及宣力霸朝者又
西來人并武定六年以來南來投化者不在降限辛未
遣大使於四方觀察風俗問人疾苦甲戌遷神主於太
廟六月辛巳詔改封崇聖侯孔長為恭聖侯邑一百戶

以奉孔子祀并下魯郡以時修葺廟宇又詔吉凶車服
制度各為等差具立條式使儉而獲中分遣使人致祭
於五岳四瀆其堯祠舜廟下及孔父老君等載於祀典
者咸秩罔遺又詔冀州之勃海長樂二郡先帝始封之
國義旗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齊郡霸朝所在
王命是基君子有作貴不忘本齊郡勃海可並復一年
長樂復二年太原復三年壬午詔故太傅孫騰故太保
尉景故大司馬婁昭故司徒高敖曹故尚書左僕射慕

容紹宗故領軍万俟干故定州刺史段榮故御史中尉
劉貴故御史中尉竇泰故殷州刺史劉豐故濟州刺史
蔡雋等並左右先帝經贊皇基或不幸早歿或隕身王
事可遣使者就墓致祭并撫問妻子又詔封宗室太尉
高岳為清河王太保高隆之為平原王開府儀同三司
高歸彥為平秦王徐州刺史高思宗為上洛王營州刺
史高長弼為廣武王兼武衛將軍高普為武興王兼武
衛將軍高子瑗為平昌王兼北中郎將高顯國為襄樂

王前太子庶子高叡為趙郡王揚州縣開國公高孝緒
為修城王又詔封功臣太師庫狄干為章武王大司馬
斛律金為咸陽王并州刺史賀拔仁為安定王殷州刺
史韓軌為安德王瀛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為扶風王司
徒公彭樂為陳留王司空公潘相樂為河東王癸未詔
封諸弟青州刺史浚為永安王尚書左僕射淹為平陽
王定州刺史洧為彭城王儀同三司演為常山王冀州
刺史渙為上黨王儀同三司洸為襄城王儀同三司湛

為長廣王潛為任城王湜為高陽王濟為博陵王凝為
新平王潤為馮翊王洽為漢陽王丁亥詔立王子殷為
皇太子王后李氏為皇后庚寅詔以太師庫狄干為太
宰司徒彭樂為太尉司空潘相樂為司徒開府儀同三
司司馬子如為司空己亥以皇太子初入東宮赦畿內
及并州死罪已下降餘州死罪已下囚秋七月辛亥尊
文襄妃元氏為文襄皇后宮曰靜德又封文襄子孝琬
為河間王孝瑜為河南王乙卯以尚書令平原王封隆

之為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平陽王淹為尚書令改御
史中尉還為中丞詔魏御府所有珍奇雜綵常所不給
人者悉送內後園以供七日宴賜八月詔郡國修立黌
序廣延髦俊敦述儒風其國子學生亦依舊銓補往者
文襄皇帝所運蔡邕石經五十二枚移置學館依次修
立又詔求直言正諫之士待以不次命牧人之官廣勸
農桑庚寅詔曰朕以虛薄嗣弘王業思所以贊揚盛績
播之萬古雖史官執筆有聞無墜猶恐緒言遺美時或

未書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庶人爰至僧徒或親奉
音旨或承傳旁說凡可載之文籍悉條封上甲午詔曰
魏世議定麟趾格遂為通制官司施用猶未盡善羣官
可更論討新令未成之間仍以舊格從事九月癸丑以
領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麗王成為使持節侍中
驃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王公如故丁卯詔以梁侍
中使持節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承制邵陵
王蕭綸為梁王庚午幸晉陽是日皇太子入居涼風堂

監國冬十月己卯法駕御金輅入晉陽宮朝皇太后於
內殿辛巳曲赦并州太原郡晉陽縣及相國府四獄囚
乙酉以特進元紹為尚書左僕射并州刺史段韶為右
僕射壬辰罷相國府留騎兵外兵曹各立一省別掌機
密十一月周文帝帥師至陝城分騎北度至建州甲寅
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景寅帝親戎出次城東周文
帝見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班師十二月辛丑
車駕至自晉陽是歲高麗蠕蠕吐谷渾庫莫奚並遣使

朝貢

二年春正月丁未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辛亥祀圓丘以神武皇帝配癸亥親耕籍田乙丑享太廟二月壬辰太尉彭樂謀反伏誅三月景午襄城王曄薨己未詔梁承制湘東王繹為梁使持節假黃鉞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梁王庚申司空司馬子如坐事免是月梁交梁義新四州刺史各以地內附西魏文帝崩夏四月壬辰梁王蕭繹遣使朝貢六月庚午以前司空司馬子如

為太尉秋七月己卯改顯陽殿還為昭陽殿辛卯改殷
州為趙州以避太子之諱是月侯景廢梁簡文帝立蕭
棟為主九月壬申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為白
戶癸巳行幸趙定二州因至晉陽冬十月戊申起宣光
建始嘉福仁壽諸殿庚申蕭繹遣使朝貢丁卯文襄皇
帝神主入于廟十一月侯景廢梁主棟僭即偽位於建
鄴自稱曰漢十二月中山王殂是歲蠕蠕室韋高麗竝
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景申帝親討庫莫奚於代郡大破之以其
口配山東為百姓二月蠕蠕主阿那瓌為突厥所破瓌
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俟刑登注子庫提
竝擁衆來奔蠕蠕餘衆立注次子鐵伐為主辛丑契丹
遣使朝貢三月戊子詔清河王岳司徒潘相樂行臺辛
術帥師南伐癸巳詔進梁王蕭繹為梁主夏四月壬申
東南道行臺辛術於廣陵送傳國八璽甲申以吏部尚
書楊愔為尚書右僕射六月己亥清河王岳等班師乙

卯車駕幸晉陽冬十月乙未次黃櫨嶺仍起長城北至社于戌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戌十一月辛巳梁王蕭繹即位於江陵是為元帝遣使來聘十二月壬子車駕還宮戊午幸晉陽是歲西魏廢帝元年

四年春正月景子山胡圍離石戌帝親討之未至而逃因巡三堆戌大狩而旋戌寅庫莫奚遣使朝貢自魏末用永安錢又有數品皆輕濫己丑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二月送蠕蠕鐵伐父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為

契丹所殺國人復立登注為主仍為其大人阿富提等
所殺國人復立庫提為主夏四月車駕還宮戊午西南
有大聲如雷五月庚午校獵於林慮山戊子還宮六月
甲辰章武王庫狄干薨秋北巡冀定幽安仍北討契丹
冬十月丁酉車駕至平州遂西道趣長蘆甲辰帝步踰
山嶺為士卒先指麾奮擊大破契丹是行也帝露頭袒
身晝夜不息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氣色彌厲丁巳登
碣石山臨滄海十一月己未帝自平州還遂如晉陽閏

月壬寅梁人來聘十二月己未突厥復攻蠕蠕蠕舉國來奔癸亥帝北討突厥迎納蠕蠕乃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為主置之馬邑川追突厥於朔方突厥請降許之而還自是貢獻相繼

五年春正月癸丑帝討山胡大破之男子十二已上皆斬女子及幼弱以賞軍士遂平石樓石樓絕險自魏代所不能至於是遠近山胡莫不懾伏是役也有都督戰傷其什長路暉禮不能救帝命剗其五藏使九人分食

之肉及穢惡皆盡自是始行威虐是月周文帝廢西魏
帝而立齊王廓是為恭帝三月蠕蠕菴羅辰叛帝親討
大破之辰父子北遁太保賀拔仁坐違緩拔其髮免為
庶人使負炭輸晉陽宮夏四月蠕蠕寇肆州丁巳帝自
晉陽討之至恒州時虜騎散走大軍已還帝帥麾下二
千餘騎為殿夜宿黃瓜堆蠕蠕別部數萬騎扣鞍而進
四面圍逼帝安睡平明方起神色自若指畫軍形潰圍
而出虜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里獲菴羅辰妻子生口三

萬餘五月丁亥地豆干契丹竝遣使朝貢丁未北討蠕
蠕又大破之六月蠕蠕遠遁秋七月戊子肅慎遣使朝
貢壬辰降罪人庚戌至自北伐八月庚午以司州牧清
河王岳為太保以安德王軌為大司馬以扶風王可朱
渾道元為大將軍以司空尉粲為司徒以太子少師侯
莫陳相為司空以尚書令平陽王淹為錄尚書事以常
山王演為尚書令以上黨王渙為尚書右僕射丁丑行
幸晉陽辛巳錄尚書事平原王高隆之薨封冀州刺史

段韶為平原王是月詔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率衆於洛陽西南築伐惡城新城嚴城河南城四鎮九月帝親自臨幸欲以致西師西師不出乃如晉陽冬十月西魏攻陷江陵殺梁元帝梁將王僧辯在建業推其晉安王蕭方智為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置百官十二月庚申車駕北巡至達達嶺親覽山川險要將起長城是歲西魏恭帝元年

六年春正月壬寅清河王岳度江剋夏首梁司徒郢州

刺史陸法和請降詔以梁貞陽侯蕭明為梁主遣尚書
右僕射上黨王渙送之江南二月甲子以陸法和為使
持節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三
月景戌上黨王渙剋東關斬梁將裴之橫景申車駕至
自晉陽封文襄二子孝珩為廣寧王延宗為安德王戊
戌帝臨昭陽殿決獄是月發寡婦以配軍士築長城夏
五月蕭明入于建業六月甲子河東王潘相樂薨壬申
帝親討蠕蠕甲戌諸軍大會祁連池乙亥出塞至庫狄

谷百餘里無水泉六軍渴乏俄而大雨秋七月己卯帝
頓白道留輜重親率輕騎五千追蠕蠕壬午及之懷朔
鎮帝躬犯矢石頻大破之遂至沃野壬辰還晉陽九月
己卯車駕至自晉陽冬十月梁將陳霸先襲殺王僧辯
廢蕭明復立蕭方智為主辛亥行幸晉陽十一月梁秦
州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約等襲據石頭城竝以
州內附壬辰大都督蕭軌帥衆至江遣都督柳達摩等
度江鎮石頭己亥太保清河王岳薨柳達摩為霸先攻

逼以石頭降是歲高麗庫莫奚竝遣使朝貢詔發夫一
百八十萬人築城自幽州北夏口西至恒州九百餘里
七年春正月辛丑封司空侯莫陳相為白水郡王車駕
至自晉陽於鄴城西馬射大集衆庶觀之二月辛未詔
常山王演等於涼風堂讀尚書奏案論定得失帝親決
之三月丁酉大都督蕭軌等帥衆濟江夏四月乙丑儀
同三司婁叡討魯陽蠻大破之丁卯造金華殿五月漢
陽王洽薨帝以肉為斷慈遂不復食六月乙卯蕭軌等

與梁師戰於鍾山西遇霖雨失利軌及都督李希光王敬寶東方老軍司裴英起竝沒士卒還者十二三乙丑梁湘州刺史王琳獻馴象秋七月乙亥周文帝殂是月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配軍士有夫而濫奪者十二三十一月壬子併省州三郡一百五十三縣五百八十九鎮三成二十六十二月庚子魏恭帝遜位於周是歲庫莫奚契丹遣使朝貢修廣三臺宮殿先是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六十

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

八年春三月大熱人或暍死夏四月庚午詔禁取蝦蟹
蜆蛤之類唯許私家捕魚乙酉詔公私禁取鷹鷂以太
師咸陽王斛律金為右丞相以前大將軍扶風王可朱
渾道元為太傅以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為太保尚書
令常山王演為司空以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尚書令
以尚書右僕射楊愔為左僕射以并省尚書右僕射崔
暹為左僕射以上黨王渙為錄尚書事是月帝在城東

馬射敕京師士女悉赴觀不赴者罪以軍法七日乃止
五月辛酉冀州人劉向於鄴謀逆黨與皆伏誅秋八月
己巳庫莫奚遣使朝貢庚辰詔丘郊禘祫時祭皆市取
少牢不得割割有司監視必令豐備農社先蠶酒肉而
已雩禱風雨司人司祿靈星雜祀果餅酒脯唯當務盡
誠敬義同如在辛巳制權酤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
南十三州畿內八郡大蝗飛至鄴蔽日聲如風雨甲辰
詔今年遭蝗處免租冬十月乙亥梁主蕭方智遜位於

陳陳武帝遣使稱藩朝貢是歲周閔帝元年周冢宰宇文護殺閔帝而立明帝又改元焉初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戌凡四百餘里

九年春二月丁亥降罪人已丑詔燎野定以仲冬不得他時行火損昆蟲草木三月丁酉車駕至自晉陽夏四月辛巳大赦是月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城叛于周大旱帝以祈雨不降毀西門豹祠掘其冢五月辛丑以尚書令長廣王湛為錄尚書事以驃騎大將軍平秦王

歸彥為右僕射甲辰以前左僕射楊愔為尚書令六月
乙丑帝自晉陽北巡己巳至祁連池戊寅還晉陽是夏
山東大蝗差人夫捕而坑之秋七月辛丑給畿內老人
劉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職及杖帽各有差戊申詔趙
燕瀛定南營五州及司州廣平清河二郡去年蝨澇損
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稅八月乙丑車駕
至自晉陽甲戌行幸晉陽先是發丁匠三十餘萬人營
三臺於鄴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遊豫園至

是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武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冬十一月甲午車駕至自晉陽登三臺御乾象殿朝宴羣臣以新宮成丁酉大赦内外文武官並進一大階丁巳梁相州刺史王琳遣使請立蕭莊為梁主仍以江州內屬令莊居之十二月癸酉詔以梁王蕭莊為梁主進居九派戊寅以太傅可朱渾道元為太師以司徒尉粲為太尉以冀州刺史段韶為司空以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為大司馬以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司徒起大莊嚴寺

是歲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

十年春正月戊戌以司空侯莫陳相為大將軍辛丑太尉長樂郡公尉粲肆州刺史濮陽公婁仲遠竝進爵為王甲寅行幸遼陽甘露寺二月丙戌帝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政奏聞三月戊戌以侍中高德正為尚書右僕射景辰車駕至自遼陽是月梁主蕭莊至郢州遣使朝貢夏閏四月丁酉以司州牧彭城王浹為兼司空以侍中高陽王浟為尚書左僕射乙巳以兼司空彭

城王洸為兼太尉攝司空事封皇子紹廉為長樂王五
月癸未誅始平公元世東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禁
止特進元紹等十九家竝誅之男子無少長皆斬所
殺三千人竝投漳水六月陳武帝殂秋八月戊戌封皇
子紹義為廣陽王以尚書右僕射河間王孝琬為左僕
射癸卯詔諸軍人或有父祖改姓冒入元氏或假託攜
認妄稱姓元者不問世數遠近悉聽改復本姓是月殺
左僕射高德正九月己巳行幸晉陽冬十月甲午帝暴

崩於晉陽宮德陽堂時年三十一遺詔凶事一從儉約
喪月之斷限以三十六日嗣子百寮內外遐邇奉制割
情悉從公除癸卯發喪斂於宣德殿十一月辛未梓宮
還鄴十二月乙酉殯於太極前殿乾明元年二月丙申
葬於武寧陵諡曰文宣帝廟號顯祖帝沉敏有遠量外
若不遠內鑒甚明文襄年長英秀神武特所愛重百僚
承風莫不震懼而帝善自晦迹言不出口恒自貶退言
咸順從故深見輕雖家人亦以為不及文襄嗣業帝以

次長見猜嫌帝后李氏色美每預宴會容貌遠過靖德
皇后文襄彌不平焉帝每為后私營服翫小佳文襄即
令逼取后恚有時未與帝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
容恠文襄或愧而不取便恭受亦無飾讓每退朝還第
輒閉閣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袒跣奔躍后問
其故對曰為爾漫戲此蓋習勞而不肯言也所寢至夜
曾有光巨細可察后驚告帝帝曰慎勿妄言自此唯與
后寢侍御皆令出外文襄崩秘不發喪其後漸露魏帝

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此殂似是天意威權當歸王室矣
及帝將赴晉陽親入辭謁於昭陽殿從者千人居前持
劔者十餘輩帝在殿下數十步立而衛士升階已二百
許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帝令主者傳奏須詣晉陽
言訖再拜而出魏帝失色目送帝曰此人似不能見容
吾不知死在何日及至并州慰諭將士指辭款實衆皆
欣然曰誰謂左僕射翻不減令公令公即指文襄也時
訛言上黨出聖人帝聞之將徙一郡而郡人張思進上

言殿下生於南宮坊名上黨即是上黨出聖人帝悅而止先是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河邊殺獬飛上天藁然兩頭於文為高河邊殺獬為水邊羊指帝名也於是徐之才盛陳宜受禪帝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面吾又何敢當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須早升九五如其不作人將生心且識云羊飲盟津角挂天盟津水也羊飲水王名也角挂天大位也又陽平郡界回星驛傍有大水土人常見羣羊數百立卧其中就視不見事與識

合願王勿疑帝以問高德正德正又贊成之於是始決
乃使李密卜之遇大橫曰大吉漢文帝之封也帝乃鑄
象以卜之一寫而成使段韶問斛律金於肆州金來朝
深言不可以鎧曹宗景業首陳符命請殺之乃議於太
后前太后謂諸貴曰我兒獍直必自無此意直高德正
樂禍教之耳帝意決乃整兵而東使高德正之鄴諷喻
公卿莫有應者司馬子如逆帝於遼陽固言未可杜弼
亦抱馬諫帝欲還尚食丞李集曰此行事非小而言還

帝偽言使向東門殺之而別令賜絹十疋四月夜禾生於魏帝銅研旦長數寸有穗五月帝復東赴鄴令左右曰異言者斬是月光州獻九尾狐帝至鄴城南召入并齋板策旦高隆之進謁曰用此何為帝作色曰我自作事若欲族滅耶隆之謝而退於是乃作圓丘備法物草禪讓事及登極之後神明轉茂外柔內剛果於斷割人莫能窺又特明吏事留心政術簡靖寬和坦於任使故楊愔等得盡於匡贊朝政粲然兼以法馭下不避權貴或

有違犯不容勲戚內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策獨決
懷抱規謀宏遠有人君大畧又以三方鼎峙繕甲練兵
左右宿衛置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
唯恐前敵不多屢犯艱厄常致剋捷嘗追及蠕蠕令都
督高阿那肱率騎數千塞其走道時虜軍猶盛五萬餘
人肱以兵少請益帝更減其半騎那肱奮擊遂大破之
虜主踰越巖谷僅以身免都督高元海王師羅竝無武
藝先稱怯弱一旦交鋒有踰驍壯嘗於東山游宴以關

隴未平投孟震怒召魏收於前立為詔書宣示遠近將
事西行是歲周文帝殂西人震恐常為度隴之計既征
伐四剋威振戎夏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情耽酒
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晝
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拔刀張弓
游行市肆勲戚之第朝夕臨幸時乘鹿車白象駱駝牛
驢竝不施鞍勒或盛暑炎赫日中暴身隆冬酷寒去衣
馳走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街坐巷宿處處游行多使

劉桃枝崔季舒負之而行或擔胡鼓而拍之親戚貴臣
左右近習侍從錯雜無復差等徵集淫媼悉去衣裳分
付從官朝夕臨視或聚棘為馬紐草為索逼遣乘騎牽
引來去流血灑地以為娛樂凡諸殺害多令支解或焚
之於火或投之於河沉酗既久彌以狂惑每至將醉輒
拔劍挂手或張弓傳矢或執持牟槊游行市鄽問婦人
曰天子何如答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帝乃殺之或馳
騁衢路散擲錢物恣人拾取爭競諠譁方以為喜太后

嘗在北宮坐一小榻帝時已醉手自舉牀后便墜落頗有傷損醒悟之後大懷慙恨遂令多聚柴火將入其中太后驚懼親自持挽又設地席令平秦王高歸彥執杖口自責疏脫背就罰杖歸彥杖不出血當即斬汝太后涕泣前自抱之帝流涕苦請不肯受於太后太后聽許方捨背杖笞腳五十莫不至到衣冠拜謝悲不自勝因此戒酒一旬還復如初自是耽酒轉劇遂幸李后家以鳴鏑射后母崔正中其頰因罵曰吾醉時尚不識太后

老婢何事馬鞭亂打一百有餘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
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
走都無怖畏時復雅儻折旋中節傍人見者莫不寒心
又召死囚以席為趺從臺飛下免其罪戮果敢不慮者
盡皆獲全疑怯猶豫者或致損跌沉酗既久轉虧本性
怒大司農穆子容使之脫衣而伏親射之不中以楸貫
其下竅入腸雖以楊惲為宰輔使進廁籌以其體肥呼
為楊大肚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以刀子撻其腹崔季

舒託俳言曰老小公子惡戲因掣刀子而去之又置悖
於棺中載以輜車幾下釘者數四曾至彭城王洸宅謂
其母余朱曰憶汝辱我母壻時向何由可耐手自刃殺
又至故僕射崔暹第謂暹妻李曰頗憶暹不李曰結髮
義深實懷追憶帝曰若憶時自往看也親自斬之棄頭
牆外嘗在晉陽以稍戲刺都督尉子耀應手而死在三
臺太光殿上鋸殺都督穆嵩又幸開府暴顯家有都督
韓哲無罪忽衆中召斬之數段魏安樂王元昂后之姊

壻其妻有色帝數幸之欲納為昭儀召昂令伏以鳴鏑射一百餘下凝血垂將一石竟至於死後帝自往弔哭於喪次逼擁其妻仍令從官脫衣助襚兼錢綵號為信物一日所得將踰巨萬后啼不食乞讓位於姊太后又為言帝意乃釋所幸薛嬪甚被寵愛忽意其經與高岳私通無故斬首藏之於懷於東山宴勸酬始合忽探出頭投於枰上支解其屍弄其髀為琵琶一座驚怖莫不喪膽帝方收取對之流淚云佳人難再得甚可惜也載

屍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至有閭巷庸猥人無識知者忽令召斬鄴下繫徒罪至大辟簡取隨駕號為供御囚手自刃殺持以為戲凡所屠害動多支解或投之烈火或棄之漳流兼以外築長城內營臺殿賞費過度天下騷然內外惴惴各懷怨毒而素嚴斷臨下加之默識強記百寮戰慄不敢為非曾有典御丞李集面諫比帝有甚於桀紂帝令縛置流中沉沒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回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

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
龍逢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又被引入見似有所諫
帝令將出要斬其或斬或赦莫能測焉初帝登阼改年
為天保士有深識者曰天保之字為一大人只十帝其
不過十乎又先是謠云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帝以
午年生故曰馬子三臺石季龍舊居故曰石室三千六
百日十年也又帝曾問太山道士曰吾得幾年為天子
答曰得三十年道士出後帝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

得非三十也吾甚畏之過此無慮人生有死何得致惜
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帝及期而崩濟南竟不終
位時以為知命曾幸晉陽夜宿杠門嶺嶺有數株栢樹
皆將千年枝葉嫩茂似有神物所託時帝已被酒向嶺
瞋罵射中一株未幾立枯而死又出言屢中時人故謂
之神靈雖為猖獗不專云昏暴末年遂不能進食唯數
飲酒麴蘖成災因而致斃先是霍州發楚夷王女冢尸
如生焉得珠襦玉匣帝珍之還以斂焉如祖珽以險薄

多過帝數罪之每謂為老賊及武成時珽被任遇乃說
武成曰文宣甚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若宣
帝為祖陛下萬歲後將何以稱武成溺於珽說天統初
有詔改諡景烈廟號威宗武平初趙彥深執政又奏復
帝本諡廟號顯祖云

廢帝殷字正道小名道人文宣帝之長子也母曰李皇
后天保元年立為皇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初學反語
於跡字下注云自反時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

傍亦為跡豈非自反邪嘗宴北宮獨令河間王勿入左右問其故太子曰世宗遇賊處河間王復何宜在此文宣每言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立太原王初詔國子博士李寶鼎傳之寶鼎卒復詔國子博士邢峙侍講太子雖富於春秋而溫裕開朗有人君之度貫綜經業省覽時政甚有美名七年冬文宣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於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親身臨聽太子手筆措問在坐莫不歎美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

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
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變童之牀不
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
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
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疋後文宣登金鳳臺召太子
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文宣怒親
以馬鞭撞太子三下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時復昏擾十
年十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即帝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

內外百官普加汎級亡官失爵聽復資品庚戌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詔九州軍人七十已上授以板職武官年六十已上及癰病不堪驅使者並皆放免土木營造金銅鐵諸雜作工一切停罷十一月乙卯以右丞相咸陽王斛律金為左丞相以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為太傅以司徒長廣王湛為太尉以司空殺韶為司徒以平陽王淹為司空高陽王浟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為司州牧侍中燕子獻為右僕射戊午分

命使者巡省四方求政得失省察風俗問人疾苦十二月戊戌改封上黨王紹仁為漁陽王廣陽王紹義為范陽王長樂王紹廣為隴西王是歲周武成元年

乾明元年春正月癸丑朔改元己未詔寬徭賦癸亥高陽王湜薨是月車駕至自晉陽己亥以太傅常山王演為太師錄尚書事以太尉長廣王湛為大司馬并省錄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為司空趙郡王叡為尚書左僕射詔諸元良口配沒宮內及賜人者並放

免甲辰帝幸芳林園親錄囚徒死罪已下降免各有差
乙巳太師常山王演矯詔誅尚書令楊愔尚書右僕射
燕子獻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散騎常
侍鄭子默戊申以常山王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
錄尚書事以大司馬長廣王湛為太傅京畿大都督以
司徒段韶為大將軍以前司空平陽王淹為太尉以司
空平秦王歸彥為司徒彭城王浟為尚書令又以高麗
王世子湯為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是

月王琳為陳所敗蕭莊自拔至和州三月甲寅詔軍國
事皆申晉陽稟大丞相常山王規筭壬申封文襄第二
子孝珩為廣寧王第三子長恭為蘭陵王夏四月癸亥
詔河南定冀趙瀛滄南膠光南青九州往因蝨水頗傷
時稼遣使分塗贍恤是月周明帝崩五月壬子以開府
儀同三司劉洪徽為尚書右僕射秋八月壬午太皇太
后令廢帝為濟南王全食一郡以大丞相常山王演入
纂大統是日王居別宮皇建二年九月殂於晉陽時年

十七帝聰慧夙成寬厚仁智天保間雅有令名及承大位楊愔燕子獻宋欽道等同輔以常山王地親望重內外畏服加以文宣初崩之日太后本欲立之故愔等竝懷猜忌常山王憂悵乃白太后誅其黨時平秦王歸彥亦預謀焉皇建二年秋天文告變歸彥慮有後害仍白孝昭以王當咎乃遣歸彥馳駟至晉陽害之王薨後孝昭不豫見文宣為崇孝昭深惡之厭勝術備設而無益也薨三旬而孝昭崩大寧二年葬於武寧之西北諡閔

悼王初文宣命邢邵制帝名殷字正道從而尤之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邵懼請改焉文宣不許曰天也因謂昭帝曰奪時但奪慎勿殺也

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之母弟也幼而英峙早有大成之量武明皇太后早所愛重魏元象元年封常山郡公及文襄執政遣中書侍郎李同軌就霸府為諸弟師帝所覽文籍原其指歸而不好辭彩每歎云雖盟津之師左驂震而不劬以為能遂篤

志讀漢書至李陵傳恒壯其所為焉聰敏過人所與游處一知其家諱終身未嘗誤犯同軌病卒又命開府長流參軍刁柔代之性嚴褊不適誘訓之宜中被遣出帝送出閣慘然斂容淚數行下左右莫不歔歔其敬業重舊如此天保初進爵為王五年除并省尚書令帝善斷割長思理省內畏服七年從文宣還鄴文宣以尚書奏事多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論定得失然後敷奏帝長於政術割斷咸盡其理文宣歎重之八年轉司空錄尚

書事九年除大司馬仍錄尚書事時文宣溺於游宴帝
憂憤表於神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
縱樂帝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文宣亦大悲抵盃於地
曰汝似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盃盡皆壞
棄後益沉湎或入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貴賤惟常
山王至內外肅然帝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為
不可帝不從因問極言遂逢大怒順成后本魏朝宗室
文宣欲帝離之陰為帝廣求淑媛望移其寵帝雖承旨

有納而情義彌重帝性頗嚴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捶楚令史姦慝便即考竟大宣乃立帝於前以刀環擬脅召被立罰者臨以白刃求帝之短咸無所陳方見解釋自是不許笞罪即中後賜帝魏時宮人醒而忘之謂帝擅取遂令刀環亂築因此致困皇太后日夜啼泣大宣不知所為先是禁友王晞乃捨之令侍帝帝月餘漸瘳不敢復諫及文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幼主即位乃即朝班除太傅錄尚書事朝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

卽自是詔敕多不關帝客或言於帝曰鷺鳥捨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屢出乾明元年從廢帝赴鄴居於領軍府時楊惛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鄭子默等以帝威望既重內懼權逼請以帝為太師司州牧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大司馬錄并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帝既以尊親而見猜斥乃與長廣王期獵謀之於野三月甲戌帝初上省旦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所御車幔帝甚惡之及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行於坐

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可朱渾天和侍中
宋欽道等於坐帝戎服與平原王段韶平秦王高歸彥
領軍劉洪徽入自雲龍門於中書省前遇散騎常侍鄭
子默又執之同斬於御府之內帝至東閣門都督成休
寧抽刀呵帝帝令高歸彥喻之休寧厲聲大呼不從歸
彥既為領軍素為兵士所服悉弛仗休寧方歎息而
罷帝入至昭陽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后竝出臨御坐
帝奏愔等罪求伏專擅之辜時庭中及兩廊下衛士二

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又被文宣
重遇撫刃思効廢帝吃訥兼倉卒不知所言太皇太后
又為皇太后誓言帝無異志唯云逼而已高歸彥勅勞
衛士戒嚴永樂乃內刀而泣帝乃令歸彥引侍衛之士
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入守門閣斬娥永樂於園詔以帝
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相府佐史進位一
等帝尋如晉陽有詔軍國大政咸諮決焉帝既當大位
知無不為擇其令典考綜名實廢帝恭己以聽政太皇

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帝統大業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即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改
乾明元年為皇建詔奉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
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自太祖創業已來諸有
佐命功臣子孫絕滅國統不傳者有司搜訪近親以名
聞當量為立後諸郡國老人各授板職賜黃帽鳩杖又
詔謇正之士竝聽進見陳事軍人戰亡死王事者以時
申聞當加榮贈督將朝士名望素高位歷通顯天保以

來未蒙追贈者亦皆錄奏又以廷尉中丞執法所在繩
違案罪不得僞文弄法其官奴婢年六十已上免為庶
人戊子以太傅長廣王湛為右丞相以太尉平陽王淹
為太傅以尚書令彭城王浹為大司馬壬辰詔分遣大
使巡省四方觀察風俗問人疾苦考得失搜訪賢良
甲午詔曰昔武王剋殷先封往代兩漢魏晉無廢茲典
及元氏統歷不率舊章朕纂承大業思弘古典但二王
三恪舊說不同可議定是非列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

仰議之又詔國子寺可備立官屬依舊置生講習經典
歲時考試其文襄帝所運石經宜即施列於學館外州
大學亦仰典司勤加督課景申詔九州勲人有重封者
聽分授子弟以廣骨肉之恩九月壬申詔議定三祖樂
冬十一月辛亥立妃元氏為皇后世子百年為皇太子
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癸丑有司奏太祖獻武皇帝
廟宜奏武德之樂舞昭烈之舞太宗文襄皇帝廟宜奏
文德之樂舞宣政之舞高祖文宣皇帝廟宜奏文正之

樂舞光大之舞詔曰可庚申詔以故太師尉景故太師
竇泰故太師太原王婁昭故太宰章武王庫狄干故太
尉段榮故太師万俟普故司徒蔡儁故太師高乾故司
徒莫多婁貸文故太保劉貴故太保封祖裔故廣州刺
史王懷十二人配饗太祖廟庭故太師清河王岳故太
宰安德王韓軌故太宰扶風王可朱渾道元故太師高
昂故大司馬劉豐故太師万俟受洛干故太尉慕容紹
宗十一人配饗世宗廟庭故太尉河東王潘相樂故司

空薛修義故太傅破六韓常三人配饗高祖廟庭是月
帝親戎北討庫莫奚出長城虜奔遁分兵致討大獲牛
馬括總入晉陽宮十二月景午車駕至晉陽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圓丘壬子禘於太廟癸丑詔降罪
人各有差二月丁丑詔內外執事之官從五品已上及
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
郎中中書舍人每二年之內各舉一人冬十月景子以
尚書令彭城王浹為太保長樂王尉粲為太尉己酉野

雉栖于前殿之庭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暴疾奄忽
無逮今嗣子冲眇未閑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德右丞
相長廣王湛研機測化體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內瞻仰
同胞共氣家國所憑可遣尚書左僕射趙郡王叡喻旨
徵王統茲大寶其喪紀之禮一同漢文三十六日悉從
公除山陵施用務從儉約先是帝不豫而無闕聽覽是
日崩於晉陽宮時年二十七太寧元年閏十二月癸卯
梓宮還鄴上諡曰孝昭皇帝庚午葬於文靜陵帝聰敏

有識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自居臺省留心政術開明簿領吏所不逮及正位宸居彌所剋勵輕徭薄賦勤恤人隱內無私寵外收人物雖后父位亦特進無別日昃臨朝務知人之善惡每訪問左右冀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事安可久行

恐後又嫌疎漏澤因被寵遇其樂聞過也如此趙郡王
廩與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須拔我同堂弟顯安我親姑
子今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
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
以為非而今行之非妄言邪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
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
來久將整之以至無為耳又問王晞晞答如顯安皆從
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宮帝行不正履容色

貶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餘步鷄鳴而去辰時方還來去徒行不乘輿輦太后所苦小增便即寢伏閣外食飲藥物盡皆躬親太后嘗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瓜搯手心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雄勇有謀于時國富兵強將雪神武遺恨意在頓駕平陽為進取之策遠圖不遂惜哉初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輿駕在晉陽武成鎮鄴望氣者云鄴城有天子氣帝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鴆毒濟南不從乃扼而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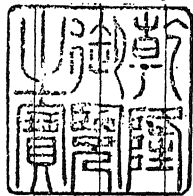
後頗愧悔初若內熱頻進渴散時有尚書令史姓趙於
鄴見文宣從楊惛燕子獻等西行言相與復讐帝在晉
楊宮與毛夫人亦見焉遂漸危篤備禳厭之事或煮油
四灑或持炬燒逐諸厲方出殿梁山騎棟上歌呼自若
了無懼容時有天狗下乃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兔驚
馬帝墜而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對太
后怒曰殺去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終之際唯扶服
牀枕叩頭求哀遣使詔追長廣王入纂大統又手書云

宜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已遷鄴之後雖主祭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叶從自朝及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期月遂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乂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饗國不永實由斯疾濟南繼業大草其弊風教粲然縉紳稱幸股肱輔弼雖懷厥誠既不能贊弘道德和睦親懿又不能遠慮

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斷自取其災臣既誅夷君尋廢
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爾孝昭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
吏之間無所不委文宣崩後大革前弊及臨尊極留心
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
封先代之胤且敦學校之風徵召才賢文武畢集于時
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猜不無危殆乃睠關右實
懷兼并之志經謀宏曠諒近代之明主而降年不永其
故何哉豈幽顯之塗別有復報將齊之基宇止在於斯

帝欲大之天不許也



北史卷七

北史卷七考證

顯祖文宣皇帝紀乙卯以尚書令平原王封隆之為錄
尚書事○齊書無封字

乙酉以特進元紹為尚書左僕射并州刺史段韶為右
僕射○韶監本訛紹殆承上元紹而訛也今改從本
傳

夏四月壬申東南道行臺辛術於廣陵送傳國八璽○
齊書無八字

帝露頭袒身晝夜不息行千餘里。○身齊書作膊

東西凡三千餘里六十里一戍。○六一本作率

帝以祈雨不降毀西門豹祠掘其冢。○降一本作應

以功業自矜遂留情耽湎。○耽齊書作沉

廢帝紀廢帝殷。○監本連書于文宣紀廟號顯祖下與

前後例不畫一今改正

文宣怒親以馬鞭撞太子三下。○撞監本訛撞今改從

南本

乃遣歸彥馳駟至晉陽害之。○駟當作駟今各本俱同
仍之

孝昭皇帝紀召被立罰者臨以白刃求帝之短。○立齊
書作帝

有司搜訪近親以名聞當量為立後。○立監本訛主今
改從齊書

故司徒蔡儁。○儁監本誤攜今改從本傳

十二人配饗太祖廟庭。○二監本訛三今從南本改正

十一人配饗世宗廟庭。以上文計之止七人但各本俱同姑仍其舊

太后怒曰殺去邪。去齊書作之

北史卷七考證